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洞集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陳化龍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朱　攸

謄録監生臣曹夢彪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六

石洞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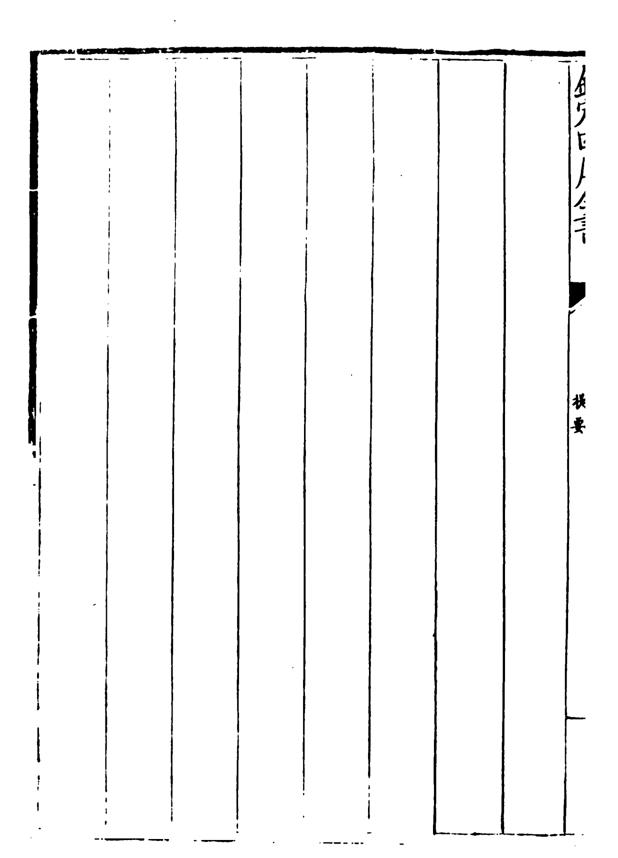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石洞集十八卷明葉春及撰春及字化浦歸善人嘉靖壬子舉人官至户部郎中事迹附見明史艾穆傳是編首載應詔書五篇共二卷史所謂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纚纚三萬言者是也次載惠安政書十二

篇其官惠安知縣時作共五卷次公牘二卷次志論二卷為所修縣志之論用鄂州小集例也次詩二卷其第十九卷目録作崇文權書而注一缺字其曽孫論跋語謂此書奉旨所刋板藏部署不得而見蓋有録無書者也春及為學宗陳獻章治績為當時第一义穆官四川巡撫時春及為賓州知州嘗舉以自代所著政書井然有條朱彞尊稱其詩宗杜

陵不落程卲門户故音節亦殊清亮文章差近平直而亦明暢惟作令時符帖具載不遺頗傷叢碎耳至其在郎署時因遣使至日本遂上言請多方購求古文尚書是又誤信歐陽修日本刀歌不核事實者矣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石洞集卷一

明 葉春及 撰

應詔書一

上書疏

福建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福州府閩清縣儒學署教諭事舉人臣葉春及謹奏為應詔上書事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恭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衍舊恩弘

新化斥方士罷祠醮名錄建言得罪之臣止織造採買崇儉黜奢省内府上供親自勉以厚天下縮監局之羸以賦邊陲蠲兵工之逋以贍氓隸減田租議刑獄除不急之官懲不肖之吏決資格越拘攣不愛高爵厚祿以待豪傑之士哀憐百姓困於盜賊典兵敵盩御史論而治之詔到原籍廣東惠州府歸善縣臣從吏民之後奔走伏聽莫不懽欣踴躍舉手呼萬歲盩髯垂鼎水雖弓劍難攀而國有聖君自謳歌胥戴也詔又曰其凡可以

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臣又歡欣踴躍舉手呼萬歲葢士習不正故官邪官邪故民生不安民生不安故國用不足此二帝所以咨嗟而求三王所以彊勉而圖也陛下同之矣非大聖人孰能軫念於斯者乎雖然君譬表也君譬盂也影之敧正在表水之方員在盂則自古記之矣治本之端乃在陛下臣竊不勝犬馬心奉詔四事加以端治本為綱五谷列其目著書三萬餘言端治本之目曰崇聖學

曰廣聖知曰勵聖治曰用忠言曰謹終始凡五正士習之目曰重師儒曰敦行實曰置特科曰送餼廪曰興社學凡五糾官邪之目曰決資格曰清仕進曰審舉劾曰御尊卑曰擇將帥曰正刑禮凡六安民生之目曰結民心曰較賦稅曰均里甲曰修軍政曰制驛傳曰去盜賊凡六足國用之目曰省費冗曰闢土田曰理屯鹽凡三目通二十有五昧死奏聞材質椎戇學識謭蕪臣則知矣但念少養於學長舉於鄉廪之復之又續食之奚啻

中人數十家之產退不能力農以奉公上荷殳以備行伍進不能效寸尺之勞竭涓埃之報此所以日夜腐心惕然而内懼也況值聖作之昌期際物覩之嘉會處清問之盛朝懷自獻之微悃是以忘區區之愚附九九之義干進好名非臣志也今謹將所著書昧死開坐惟陛下俯賜觀覽焉

端治本凡五篇

崇聖學

臣聞物有至物人有至人至物則麟鳳是已至人則聖人是已夫至人而不離於人則聖人者人人能之也皆天之所生者也同是人而謂之至人則聖人者非人人能之也必天之所厚者也天子者其天之至厚至厚者乎何以明其然也五都之豪智必豪於五都而五都之人俛首下之矣十室之長才必長於十室而十室之人交臂事之矣天子者四海之所共尊兆民之所共仰者也雖有僞傑莫不臣妾則其才智必厚於天故曰天子

者其天之至厚至厚者乎是故臣之於其君也不徒曰上也曰聖上也於其君之言也不徒曰㫖也曰聖㫖也豈虚哉誠有所易能矣肇自生民以來君之聖者莫盛於堯舜故孔子序書首於唐虞所以為萬世帝王立極也今陛下首出庶物君臨萬邦此天固有以厚陛下矣令出而率土歸心仁施而敷天頌德此天固將以聖陛下矣履聖人之位躬聖人之資舍堯舜何適哉此臣之所以願陛下矣夫人皆信其近而疑其遠易其近而難

其遠何則遠者所不見也由堯舜而來三千餘年遠矣持物而數之自一而千自千而三瞬息而畢然則堯舜亦瞬息間之帝王耳豈遠不可為哉且其為聖不過曰欽曰恭曰精一而已陛下胡不自近而求之敬一箴者先帝作聖之功而堯舜傳心之鑰也由今而上亦三千年間之典謨矣何待遠求書曰别求聞由古先哲王又曰祗遹乃文考紹聞衣德言此之謂也故臣願陛下學必希聖希聖必鑰堯舜鑰堯舜必從事於敬一夫一者

何也純一於理之謂也一念理矣間之以欲則二一時理矣間之以欲則二能敬則可一矣敬者無内外無動静無遠近無久暫無大小無衆寡無敢慢者也是心之本體也夫人不可不敬而天子為急何者執缶者趨執玉者傴執愈重則敬愈至也天子之所執者天之命也人之心也宗社之樞而家國之柄也天命之去留在敬人心之向背在敬宗社之安危在敬家國之存亡在敬可不敬乎故曰天子為急夫人不可不敬而天子為難

何者攻之者衆也臣聞天子以一人之身享萬乘之樂終日之間其雜遝而前者非歌鍾狗馬之娛則姣冶嫺都之色也非精熒詭異之觀則便嬛婉佞之態也夫心者易動而欲者易攻以易動交易攻則戀㳂不足喻矣故曰天子為難雖然急則有矣曰難未也天理人欲迭為勝負敬勝百邪非虛言也以敬為急則不見其難見其難者未急焉耳故臣願陛下急於敬一敬則一一則無欲無欲則靜虛動直而聖學成矣是故心之未感敬

以養之理與心涵一物無所容也幾之方萌敬以察之心與理游一隙無所乘也根於其心發於其政出乎其身加乎其民恪乎若大祭之承也凛乎若六馬之馭也大廷敬矣而尤嚴於深宮燕處之時羣臣敬矣而尤謹乎親暱暬御之習自一言一笑一出一入之間以至於一刑一賞一用一舍之際莫不純乎天理而絶乎人欲焉尊居九重而常周四海之慮心存一日而常懷萬世之圖事似無虞而常為有備之戒無有内外動静無有

遠近久暫無有大小衆寡一以貫之敬之至也如是可以修己可以安人可以安百姓可以育萬物可以位天地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聖學終矣箴曰君德既修萬邦則正天親民懷永延厥慶光前垂後緜衍蕃盛此之謂也夫人君莫不欲聖而惡愚然而不能去逸而事敬何哉是未得敬之樂也夫敬非拘攣煩苦之謂也心本至舒而理亦無滯縱之則一毫無所踰執之則一毫無所勞故欽而曰安恭而曰溫必安而後可以

言欽必溫而後可以言恭其體固如此也人君惟不得其從容之趣而徒見其檢束之形是以遂便於放逸之趨而愈失其準繩之正此聖學之所以不明而得失之間非細故矣且夫天之所以厚於我者聖人之所必承也帝王之佐韋布之人亦有天之厚者惟其敬而承之是以修身於內成名於外道德之美垂於無窮若臯陶伊傅周孔之徒是也而況陛下乘天之位得天之隆敬以修之所謂登高而呼聞者遠矣此臣之所以為陛下

願之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古之君子惟其得天而為之是以至於堯舜而無難然則堯舜者亦在為之而已夫

廣聖知

臣惟三代而下聖王之學不明世之俗儒遂以學為呫畢之能而治為法令之具當其學也不出於編簡之中及其治也不知有學問之益此其弊起於求之太淺是以至於支離決裂而不相入彼以呫畢足以盡學故於

治不必講求以法令足以為治則不復以學為事亦宜

也聖王之學何止於此是故其道相須而其功不可間

夫聖王之學何學也所謂大學是也其道在於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天子士大夫之

所共也有家國天下之責則家國天下之人無一日而

不與吾相親吾之知意心身無一日而不與家國天下

之人相接如此則所以究切其意之善惡心之邪正身

之修否家國天下之理亂以格至天下之物而致極吾

心之知者可一日間哉自昔聖人莫不以知為大用是知也炯乎其心周乎其物通乎其古同乎其人古人之知見於詩書即吾心之知一而已今人之知形於言論即吾心之知一而已合古人今人之知而為一心則能格終日感遇相親相接之物而為一體物無不格則知無不致如是乃可以君臨天下易曰知臨大君之宜吉言知之為貴矣昔者商之高宗亮陰三年恭默深思盖久而未有發也羣臣遲之諫曰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

則以為率其所知亦足以為治爾矣高宗不敢也求得賢人傅説置之左右與之朝夕講論修己治人敬天瀍祖之道是以施德行政天下咸歡商道爍然復興列為三宗後世稱頌至今不絶豈非夙夜不懈親賢學古之所致哉今陛下明哲純茂可為堯舜而亮陰恭默偶同高宗左右之臣未聞承顔色吐辭説陳帝王之業考仁聖之風以稱陛下不自聖之意欲使率所知以為治此臣之所大懼也事未有法祖而愆者也昔我太祖高皇

帝當放牛歸馬之時投戈講藝之際即開禮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論議仁宗昭皇帝又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左學士楊溥領閣事侍講王進編修楊敬博士陳繼輩日侍燕閒備顧問此萬世所當法也臣願陛下追高宗之軌法我祖之烈就便殿之旁復弘文之閣選文學道藝賢良方正之士充講讀官更番入直以內閣大臣領之視朝之暇即幸閣中使之互進前說遠而黄虞近而唐宋上而謨訓下而章疏靡不討論審幾謹

獨之方制情矯偏之術家國仁讓之機閭閻樂利之化好惡公私之實用人理財之法靡不研窮意有所會則熟復不忘興有所發則翰墨時御盡其大而不遺於細使俗儒不得相抵必能裨益聖知恢張聖治此高宗之所以嘉靖殷邦也然臣聞之人之於事其有所好者必有所適者也人君之於嬖幸呫囁孌婉終身而不可解豈以忠義盛而聞見博哉誠適之矣舉動自由形迹無閡此適所從生也士大夫師慕聖賢忠義非微也誦法

先王闢見非尠也人君見之必改容臨之必以敬等威所制手足易至於不爽禮濼所防情意易為之不洽故常有嚴憚之心焉君既安於逸而憚其臣臣亦拘於濼而憚其君彼此相憚上下之不交則由此之故矣且經筵者豈非國家之盛典哉御史在前執法在後劒戟環列弓矢森羅數武而行宿構而誦惴惴然恐失尺寸而錯行墨尚安能有所獻納於濼度之外哉至於日講儀雖稍畧心亦未孚即臣下有蹴踖之形而主上之不免

嚴憚可知矣此之不適則惟適之求何怪哉臣嘗觀於唐虞之世君臣之間何其安舒而自得也稱名之際予汝而忘拜善之餘形神俱化都俞吁咈欣喜愉懌此明良之盛也陛下誠能嘉慕唐虞解削煩苛等威雖辨而崖岸不形禮法雖明而肝膽畢露開心見誠歡然相得有以悅其下而樂為之君使講讀之官亦得安神定氣蕩然肆志有以罄其能而忘其不肖疑必問問必明知必言言必盡表裏洞達上下宣暢如此則博聞秉義之

臣亦不失優游泮渙之趣自見其可適而不見其可憚見其可好而不見其可惡寒暑不能間政事不能妨陛下聖知將日游於高明矣況人君之知惟在所養接士夫之時多則親近幸之時少天機日深睿知日出又非特講習之功也惟陛下加意焉

勵聖治

臣嘗讀書至於臯陶𦍑作興事慎乃憲屢省乃成之言然後知有虞之時所以百僚師師庶績其凝者有由也

世人徒見當時之治內而九官外而十二牧以至十二師五長之徒咸得其職亮采惠疇黎民雍美德及草木鳥獸舜但恭巳無為游於巖廊之上則以為隆古之盛未嘗不咨嗟嘆息致恨於今時矣是未達古今之勢也共是天下古之不能無凶人猶今之不能無賢人也古之聖人惟能日夜淬厲役其神而振刷之是以朝無曠官官無廢事後世不然上下相安苟延歲月天下皆然遂至於無所止葢臣觀於帝舜其所以整齊百工而起

之者非淺尠矣詢之咨之命之申之不一而足又為詩歌以宣導其意甚至下拜以極其感動之情三歲而考三考黜陟不愛車服之賞以待有功之士率而不與考而不成者則遂發憤斥戮是故共工以庸違見辠伯鯀以無績受殛當是時天下大罪四而廢事者三焉列為四凶嚴矣臯陶之職舊為士師工鯀之刑實臯陶之所詒也或者徒見其致治之後遂謂有虞氏一無所為後之人君亦遂偷怠因循取具文法不肖者既有所容其

姦賢者亦無以激發而見其才智將欲望治不已難乎

方今宇內之廣過於有虞內有六卿以總其綱外有十三藩司以分其治天子與左右大臣同寅協恭論思廟堂之上欲以明帝王之道建太平之策此亦聖人之用心也然而功烈休德未始云獲廉恥貿亂賢不肖渾淆教化未行羣生寡遂盜賊滿山殺人刼貨邊境之上日夜望烽燧不得息士卒驕狠將吏脆怯法出而姦生刑繁而犯益衆地有餘利國有逋租甚不稱主上之意何

也語曰孰知力緩韋柔楚亂令天下治效燦然可較覩矣則所以淬勵而振刷之者或緩矣乎夫天下一大家也富人之家聚傭而作之昧爽不興則繩墨未操飭戒不勤則釋斧斤而嬉省驗不時則過期而工不告竣故夫夙寤晨興提撕引誘時考其功而上下其食者凡以率其怠而趣之成也治天下何異於此不率於始則人多罷弛不省於終則事多誕漫人多罷弛事多誕漫則治多衰憊人主胡不引富人之事以觀之也昔我太祖

承元氏熟爛之後卧不安席食不甘味焦勞倦僂以求天下之治夜有所記待旦而行之砥礪公卿引見遠方賤吏爰及小民問以疾苦有司奉行不謹懲以重典天下兢兢救過不暇莫敢飾非功施萬世陛下自料神武孰如太祖自太祖不能一日安處而治臣知陛下之不能也先帝即位嘉慕唐虞委任股肱圖惟化理後雖尊居大內而操執乾綱法令嚴明人人震恐大姦宿詐亦遂蒐剔然逃於日月之明者不少矣陛下自料英斷孰

如先帝自先帝不能一日安處而治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故臣謂率作省成最急夫率作省成者非文法之謂也法之所行其出也有常其入也有候其出有常則人玩習而不加意其入有候則人緣飾而巧為之避如此則雖有賞而人不勸有罰而人不懾古之聖人其所以整齊百工而使之師師凝績者此何術也則神之為也天惟神故能攝五行以成歲功聖人惟神故能鼓舞天下而人不倦當今之法曷嘗不備至哉天下之事天

于與左右大臣謨畫詳定然後發之六科科發之部部下藩司藩司下郡縣欽此欽遵天語旣諄切矣府部諸司行發稽緩六科則參之也天下朝覲官吏公事未報六科又劾之也考滿給由計册六科又稽之也每歲錢穀獄訟戎馬選授樹植之類六科又考之也内外吏牘御史又刷之也皆法也奉行之吏習為故常彌縫於課覈之時取辦於期會之際度其所指然後圖之新舊相仍上下相遁簿牒甚美靡有勝前朝廷之間以為已治

而閭閻之下不知其事謂何也未上報者不過廷劾免冠一謝蓋方今之刑百倍於古廢事之罪不一二焉條格雖懸計必不入爵祿錫賚以為當得之物矣此法之弊也臣願陛下卓然奮大有為之志使內外臣工明知天子有意堯舜之治竦然洗滌以待每早朝罷即御文華殿與內閣大臣揚搉政事省決章疏推心而重任之使之無所顧忌得以有所建立卿佐諸臣奏事者召入計議從容勸勉勤以家人父子之言期之於功名相邀

於後世不朽之業又時察其廢墜修舉而彰癉之不拘於法鎮藩之臣下及守令辭者召入丁寧戒諭問以為治之道而徐察其行事以驗其言見者慰勞勤苦使各陳其所行而黜有以考之要以棄其所拘而出其所不及益人之情能巧抵於一時而事實則不可掩能取媚乎督責之吏而小民則以為無足慮故忽證以他事而問及乎小民彼自有所不及如此則恩意悽懇如春陽之溫淪心入髓人人悅懌不能自已而法令之行如雷

霆之擊砰磕倏忽不知其為從何而來不敢懈於有位此神之至也不然雖日御皇極百官逐隊而進逐隊而退復逆有規見辭循式文牘叢冗足汗萬牛百姓未見蒙福也惟陛下留神

用忠言

臣聞英武之君其諫也不難於用而難於言寛仁之主其諫也不難於言而難於用何則上有雷霆之威則下有摧折之慮上有萬鈞之勢則下有糜滅之憂自非忠

如龍進勇如夏育孰敢以言博死者然而一有所中若弩觸其機戶捩其樞未有不從者矣寛仁之主上以藏汚納垢為心下以批鱗埒鬚為志非特紆青拕紫者而後有所建白以無負於明時雖巖穴之人蔡藿之士亦莫不揚眉吐氣束帶結髪稽首於闕廷而願進其辭說然而言者衆則疏櫝日繁聽者久則情思日厭寛大則從義常緩仁厚則不忍有所拂抑以日厭之情而應於日繁之牘以不急之義而乘乎不忍之心則天下之言

有所壅滯淤閼而不用嗚呼盡忠竭愚臣之分也固不以難言而宛舌從善轉圜君之盛也亦可使有不用之言哉葢臣觀於往古言之不用其弊有五而彊愎悍拒者不與焉上陳五帝下述三王以為是耶則安於習而不能變以為非耶又聖人之道也故優詔答之而實以為迂遠不用其策其弊為弱率循常式下詔求言短刺長章受以飽蠹其弊為故諭説齟齬以為大謬唉而置之其弊為輕意有所樂愛有所鍾法家拂士持古而争

之纏糾而不可解陽聽其言而陰蹈其失其弊為溺佩諤諤逆耳横胸欲罪之則不可也亦且容之其弊為忍五弊交積是以雖無彊愎悍拒之形而有壅滞於閼之患今夫江河之所以為天下利者以其注而不息也其來混混其去浩浩大而蛟龍小而魚鼈順流奔走奮迅悦懌而各得其性以灌以溉天下蒙其利而無害堰而捍之停閉豬畜則豈惟一時有腐敗之虞其極也衝決奔潰大者傷小者死騰湧漂蕩而不可止世人徒見

三門之間咆勃噴怒有折鰭禿翼之菑則以為停豬者之可以無事而不知其害不在於一時而將見於他日是以古之聖人開導以求諫虛已而用之包含其非而播布其善若江河之赴大壑沛乎其莫之禦表裏洞達絕無纖芥凝礙未發之意故君臣並受其福而利澤無窮也英武之君一或不中固不免於咆勃噴怒而停豬者亦必至於決潰則天下之言要不可不疏通宣洩以順適其意矣陛下有英武之資寬仁之量昔在潛邸犯

顔之士常保而全之肇登大寶拔顯忠良樂聞誠讜此天下所以擢心披肝感激而思報也又何懼乎人之不言言之不用然而不為疏通宣洩臣恐未免於決潰也今其端見矣惟陛下圖之巖穴藜藿之臣妄言及此不勝戰慄之至

謹終始

臣聞之為君難夫惟為君是以難也為君者豈非欲上承祖廟下鎮撫百姓子孫萬世為帝王者乎夫惟為君

而至於子孫萬世是以難也人有負百鈞適百里者矣負不甚重道不甚遠息肩有日也加之千鈞而千里里不千息不可得矣又加之萬鈞而萬里里不萬息不可得矣天下之大非特萬鈞也萬世之遠非特萬里也浩乎其無涯茫乎其不知所終而欲息何由哉騁六騑者必轡者也駕萬斛者必維者也轡頃刻失則蹶維頃刻失則覆天下者亦六騑之馬而萬斛之舟也心䟽則轡與維也胡可息也萬世之計本於一時終身之基始於

一念故明王謹之且天子未有不肖其親者也麟之子不問知為肉角矣鳳之子不問知為九苞矣天子者天之子也是故肖天今夫天所以萬古常存者以其運而不息也惟其不息是以久而不壞日月可以久照雨可以久潤風雷可以久撓久奮萬物可以久成使天而息則其塊然者將遂腐壞顛隕惡能至今哉是故人君肖天肖天者終身如一念者也終身如一念故一時為萬世世世之人君莫不欲有終而不能者以為不始於一念

與始於一念以為不遂至於終身者也鴆在前而人不食者取禍速也朝食不暮暮食不朝嗜欲之禍甚於鴆然不在於朝暮故人君狃一時之樂而忘終身之患夫孰知其始於此也夫始者聖人之所甚畏也物莫不有始有所始者必有所至者也後世之人其葺補機詭亦大備矣而始於開闢故夫一念之開必至於不可止亦猶開闢之必至於後世也紂為象箸而箕子唏此何故哉誠慮其所至也北里靡靡池酒林肉皆始於象箸箕

子見之矣前代之君其初曷嘗不兢兢哉心有忌而方嚴幾作動而復卻少忽焉而入其中則遂日益月增如水之潤寖漬而寖廣是故一念佳麗荒淫之媒肇矣一念珍怪奢泰之端發矣一念悲直彊愎之勢萌矣一念好諛側媚之塗啟矣一念假借威福之釁張矣一念馳騁田獵之源濬矣故明王謹之也古之聖人知欲息之難持彎維之戒瀼上天之道慎鴆毒之防操之於一念之間而守之於終身之久屏絶嗜欲不動於心使至於

不可止是以終身之基定萬世之業成福祉日臻慶流苗裔書曰謹終於始此之謂也昔有僕從其主於廣明之野者喋喋旁道康莊甚悉不知主則引車於其上矣故人笑僕為愚雖然僕誠愚矣而康莊之不可不行亦審矣此則臣之愚也惟陛下察之

應詔書二

正士習凡五篇

重師儒

臣觀宋儒程顥之告其君矣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為本而本於學校師儒也則莫如今日丈學博士森布天下豈不斌斌盛哉而其效未覩何故葢古之師也因乎下今之師也因乎上上下之情乖古今之效異也夫古之師曷嘗不本於上哉州黨鄉遂之師即州黨鄉遂之老州黨鄉遂之老即德行道藝之人上之所命而教即下之所服而從者也今也不然不論德行不問道藝卒然而命之持牒而來據座而坐青衿之子肩參差

乎其庭足趑趄乎其前貌相承而實相謾至於戴高位握大柄者乃始盤辟俯僂外相邀而內相拒夫人而不服其心則不能一日安處而為之長而猶能使相承相邀者徒以上之令耳豈其心哉豪傑之士於是舍去別求所謂德行道藝者而師之徘徊於山林之中棲遲於佛老之宫所托甚高而所服甚固回視黌序若涴已也夫以天子之權而立黌不能驅豪傑以入陶冶而山林匹夫常主其事豈所謂工哉臣嘗讀莊周書以為天下

好知聞其所有賢者則羸糧而趣之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若以陰詆吾夫子之徒者葢周道衰學官廢缺賢者在野學士渙然無所歸依各自擇師是以足跡接乎諸侯車軌結乎千里當其盛時黨安於庠術安於序豈一日去也周之言激矣且其學已廢缺而自擇師固無足怪今學校遍海內師儒環都邑不能使豪傑之士怙然心服而為弟子此何為也周禮曰師以賢得民儒以道得民師儒之得民即朝廷之得民所謂兩以繫

之者也不能繫其心則不能施其教而欲賢才之得風俗之正不亦難乎葢今郡邑學吏昏瞶之夫倮少之輩皆以乞得之遨敭於尺幅之間孅趨於拜伏之際以自委之氣而墜自立之心以可量之資而來可至之侮高者促升散卑者競米鹽如此而已所謂督學亦不過高第精舉者奉璽書乘傳行部輿馬赫奕甚都也檄下邑弟子聚之都會一試而罷地方千里不能遍臨學徒萬餘不能一訊未三年以遷報又挈挈而行矣夫是二者

德行未必有也道藝未必有也徒以命而師之人亦承而邀之自故事外曾一問及否耶冠冕佩玉而後能教人揖讓披甲擁盾語人曰胡不揖也胡不讓也則彼有以相久而不服然亦未有披甲擁盾而肯以揖讓為言者則其於故事外不一之問亦何怪哉臣愚以為宜畧如程氏之言妙簡羣臣所謂學明德尊者為大學師詔天下歲貢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乃遣其願受教若舉人皆詣國子受業期年而試文行俱優乃中上者授郡

學若州學三百人以上次州學若縣學二百人以上次縣學不中隨歷事選用學皆一師九歲而考上者擢科道部屬次國子屬或郡佐縣令又次遞遷之不才者督學覺免不俟考監司郡守無得責以送迎拜謁苛禮隆責之使人以為清秩不可必得而後其職重督學之選天下之大僅十餘人難矣宜命京朝三品以上延訪果有德行道藝然後舉授舉主任之召見勸諭賜宴使之風厲校官興起教化一以三物為主最者超晉京秩平

者序遷亦以九歳不才者禮部都察院撫按覺免不俟考舉主連坐夫擇之精又任之重則益奮發勉進德業有以服乎弟子之心天下弟子亦知朝廷欲以深責之也莫不洗濯磨淬延頸舉踵而聽服其教校官地近既得朝夕提撕導其善而救其失督學位尊而久又得月煅歳鍊周知其善惡而進退之鼓舞振作優游涵泳庶幾哉賢才可得而風俗可正矣然而議者必以為貢之嚴用之慎則老者無所於歸吾知用賢退不肖而已庸

恤其他且人而欲循之則舉天下盡官而後可此勢之必無者也田野小民餘十斛麥尚擇師而教子奈何舉天下豪傑付之瑣瑣輩哉凡物之可乞者泉布之小耳明珠大寶未有乞者也此何任也而乞與之也

敦行實

臣聞王道既衰諸侯力政好惡殊方人各善其私學以干世主於是百家雜技蠭出並起漢興董仲舒以爲無所統一下不知所守畫策定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

之術皆罷絶之方今道德一風俗同家詩書而戶孔孟五尺童子羞比管晏則既粹然正矣而人才乃不逮古遠甚何哉夫物莫不有實實者物之所凝於天地之精而所用於天地之具也稻粱之貴於莠稗決矣有秕焉雖如坻滿車上不登於簠簋下不救於饑餒何者無實故也無實則莠稗不若今夫申不害商鞅墨翟李悝司馬穰苴孫武之徒豈非學士之所賤簡哉嘗試求之天下有内修政教外應諸侯廣地富國立主威者乎無矣

有枯槁不舍為天下墾草入邑者乎無矣有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攻取戰克者乎無矣葢其所為雖不軌於大道然而言必信行必果即事必著其效未甞以虛辭借也故以諸子望聖人不啻荑稗之於稻粱至其確然必出於實而無辭避虛誑以各求其事之必濟亦與聖人何異哉顧有邪有正耳嗟夫天下何枇之多也甞試論之聖人之教其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其濵禮樂政刑其本正心修身其用治國平天下其文六經皆實

學也然而諸子之學狹而出於技故必掀形怵心乃有以見其奇而成其頗僻聖人之道大而本於中故愚不肖可以及賢知不敢過而人亦得以竊其似所謂其道無常者也是故懸爵禄之重而較於文辭則謂之言揚習剽綴之文而邀乎富貴則謂之明經英華果銳之氣盡消於陳腐軟熟之中孝弟廉恥之心盡移於聲利盛麗之習居常論議莫不舍其所憎而舉其所便論生死則貴髮膚而退成仁論出處則稱同羣而隱義命論交

際則借受宋而諱却齊論道術則引中庸而弃狂狷修飭德行則目為好名希慕聖賢則目為偽學謹厚者已頹然托於不舉不刺之間佻儇者則肆然而無所忌憚葢莊周已有糟魄詩書發冢之譏又况糟魄中之糟魄將并與詩書而抹摋乎哉其冠栩其服皆謂之儒穉雖具而實亡矣乃取而貢之天府已不敢望蒐穉之用尚欲以充明堂而瞻百姓不亦謬乎臣聞耕而鹵莽之則實亦鹵莽而報芸而滅裂之則實亦滅裂而報故既耔

而培矣非其類者鋤而去之所以使之遂茂斂其華而向於實也至於秕者亦播之而已是以農之良者富於粟君之仁者富於才今督學校官既皆得人則宜使之敦尚實行以文取士已不可變要以實行為主校官周知一學之士督學周知一省之士歲試文優而行優者上文優而行劣者斥行優而文少劣者則亦上之也歲薦文行優者貢於鄉不然罷勿貢鄉試文行優者進於省不然罷勿進使人得為善之利不善者文雖工而不

免於轗軻士乃日趨於實今既欲人務實而去取又在虛文此蘇轍所以有樵牧之論也雖然臣嘗讀憲令朝廷之意豈不慎重哉有卧碑矣又有三等簿矣又令歲貢視性資學業矣又令鄉試有司保舉文行矣然未有行者則法不信而人不敢也法令貴實行而實行者恒困蓬蒿法令賤虛文而虛文者恒衣青紫是以上之人知行之必不得官而文之終不能抑也韱同市井行若盜跖心知之矣視其文而華焉則亦取之懼其雖抑於

令必顯於後即令暫抑後未有不收者也天下誰肯出而任其怨者先王之法簡不帥教者習鄉射以觀之至再至三至於卒不變也屏之遠方終身不齒其不忍絕人而拒惡之嚴如此今亦宜簡可教者使之觀感於善甚者雖華其文而亦不齒督責校官無以好惡書於籍而又參以提調之書取舍進退一以為據本之以誠行之以決守之以固不事姑息而有所忌避庶能使人孜孜不已興起於法度之外而實行可得也不然鹵莽滅

裂天下益趨於秕且治天下又烏用是秕者為哉

置特科

臣愚以為督學之臣無事姑息固可以扼淫僻之徒而篤行之人好古之士不能雕繪帘刓者終亦無由以進葢自校文之制興而易書之法立持衡者一視程度以為低昂雖使行如曾史學似董揚少違於度不得齒應書之列故督學之所賢在於篤行好古而所取在於雕繪帘刓所取者遂以薦於有司所賢者不過片楮之旌

一言之奬而已知無益於進也椎朴木强才識薄譾誠
不足以語豪傑使其經術明先王文辭凖墳典乃不能
與腐語爊言同舉而彙征則吾之羅網無或有逸大翼
而漏吞舟乎臣甞覼於今古之變何其愈趨而愈下也
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言道器之攸分也今豈但上
者不如古人所謂下者又下數等矣夫古之藝禮樂射
御書數是皆用之所需而道之所寓也下亦上也後世
則出於文字釋之為訓詁騁之為辭章訓詁辭章已非

古之藝矣今之舉業不知於二者何當也昔漢承暴秦之後六經出於煨燼學士先生收十一於千百之中各以所聞為說字剖句研纖搜巨擘著者列於學官國家有大政事皆傳而斷以其主於解剥故謂訓詁然而較名物辯儀度不可廢也六籍既微流波漫瀚左屈濬其源賈馬衍其派於是搦管操觚爭驅馳於文苑矣以其獵乎枝葉故謂辭章然而詔敘倫物潤色皇猷不可廢也唐宋明經以試經術進士以試辭章帖經墨義何曾

叩經學之藩籬律賦近體辭章亦已變矣然帖墨以拙記而能故但得遲鈍庸劣之輩詩賦非高才莫至故多得英華聰朗之人瞋目焚香貴賤已判非經術之不及詩賦乃高才之過於拙記也王安石知經術之正而又惡拙記之無能知詩賦之靡而又欲高才之皆得於是去帖墨而罷詩賦以明經而為進士使皆緣本經文修飾華采自謂兩得其長矣此今之所因也然而平訓述言大類尸祝拘行守墨何事博覲英華聰朗之才不出

遲鈍庸劣之習所學益精所見益陋豈惟辭章遂以久
湮訓詁亦且莫解則又兩受其弊矣至於近日經義重
而論策輕學子競趨賈人牟利非元魁之作不鏤於坊
非程墨之文不鬻於肆五尺童子不必穿貫本業祗令
摭掇夸辭自可通籍金閨曳裾青瑣此篤行好古者之
所以皎首膠庠而跼步茨棘也蓋篤行則不能雕繪以
為華好古則不能卑刓以就格欲使與善進取者競於
蒙昧之中知其難矣且夫度德而用則賢者不遺較藝

而升則能者不棄今以德而言行如此其修也而雕繪者末矣以藝而言經如此其明也而卑刓者淺矣然上之所登恒在彼不在此屠龍之技孰肯為之臣愚以為宜焚時義之穢蕪嚴鏤市之禁俾使士子一意經傳三年更其所占以所占順更之而開其陋於鄉試後開特科以收篤行好古之士校官察諸生有實行出衆通一經者保上提調提調任之上於督學督學驗之薦於藩省御史憲司監而試之試凡四書義一道經義一道論

策各一道義如朱熹所謂通貫經文條舉衆說而斷以己意者不拘於式隨其才質長短高古馴雅成文要以達意而止論策如之中者貢於禮部視鄉貢士不中罷歸進學經明無實行可指勿上謬上者校官坐降得人進其秩提調如之無者勿强匿而不上督學察之如謬上之罰漢法舉人以口令天下七萬里可畧如漢令千里舉二人通天下所舉不過百餘不惟其多惟其稱此則合孝廉於明經所謂孝廉既非椎朴木彊才識薄謭

者之可倫所謂明經又非遲鈍庸劣與夫雕繪卑冗者之可擬篤行好古無不見用亦當今之要務也然而議者必以為既察其行復試於經則經進而行詘亦與拒於科舉無異夫明經無行勿上臣已言矣若特科經義之不拘於式又非如科舉之必求於工也達意成文斯取之矣意有不達文有不成豈所謂豪傑而可舉哉諸生試家法漢之孝廉則然察於州郡者别試可也非所以語學校也

迭稟餼

臣聞聖人立瀿常使人有亹亹不倦之意爭自磨淬以就其上之所欲是故養之而為惠教之而易從未至者莫不黽勉盡力以從事於其間至者益以踴躍而不敢懈盖天下之人至衆也欲以遍之實難是以聖人厚其一以勵其十仁其十以風其百如使其風而勵者方來其仁而厚者先已自弃則是聖人之所以鼓天下者乃所以阻天下也古之聖人立法以致天下後世常以法

失之天下之事莫不皆然而在今日學校之中尤有可慨者矣昔者成周之世規制大備獨養士之典未聞葢士即農也一夫受田百畝子弟之椎鈍者則負耒而耕秀異者則鼓篋而學其屬於州序者即食於隴畝者也自井田廢有天下者不惟常竭百姓之力以養兵而學校生徒亦皆仰給於上然兵雖多巽愞偷怠無赴湯火冒矢石之勞而亦荷戈執斯備身行伍之列為士者誦法先王號知禮義乃栩栩焉不務奮進受餼於學慢遊

於家豈所以自待者哉國家自國學外天下學校廩士
埀四萬人月有廩日有餼此聖人之仁三代所未有也
以廩食之籍為歲貢之儲一旦厠名終身莫出故皆旻
然謂官屈指矣積十餘年少者壯壯者老昏眊頹潰重
以政令廢弛師儒瑣尾薪芻之費錙較而銖分之庖爨
聚蛙齋舍茂草黌宮闃無人矣此君子之所嘆息也且
天下無功而食者不少矣然百官則用而後食諸生則
食而後用用而後食者雖其職業未甞一毫有益於朝

廷然其心莫不自謂吾已出身為國諸生容與翶翔一無所事歲費三四十萬此何為也夫朝廷所以聚而養之者豈非欲其樂羣而敬業哉離羣索居燕辟廢學則教養之資秖為豐植之私耳葢聞聖人之治天下其有所加者必有以重責之也增附雖有所責而實未有所加學生雖有所加而責未見其重是瀍不得而平也天下生徒孰非朝廷之士哉以法言之增附則在於額之外者也增附既限於額之外學生又棄於額之內是士

不得而有也欲盡增附而養之則人數百萬雖罄太倉之粟猶不能給驅垂暮之夫以復會饌之舊使之終日蹝蹝周旋於絃誦之間又將扞格而不勝勤苦而難成是教不得而行也為法之敝可少變乎且夫聖人有用少之術而人不知也有物百焉執人而與之僅足以周百人而止不為一定之法則雖物十可使千百人奔走於其中而不窮故不善用者以多而不足善用者以少而有餘此不可不深察也今莫若不為一定之法歲試

入額内者與之廪既入而復出者罷勿廪歳貢多入額内者與之貢多入而不優者亦勿貢以數十之栗更迭於千百之人千百之人莫非吾之所加相率以就吾教吾皆得以盡驅而重責之庠聲序音可使不絶彼知有可得之機而無常得之勢亦莫不争自磨淬亹亹而不能自已然人以為廪者類皆昏眊所出必多則心不能無望其不能無望是以得為當然也夫法不可以有所定法定則莫不以為當然昔之當入限於額而不得入

者多矣而不敢有望是亦以不得為當然也二者之當不當則可辨矣吾又安得舍彼而徇此哉天下方患於昏眊之多壅於選曹而未有以處也且將汰而澄之則其望益甚孰若澄之於此之為便故夫不為一定之法非特使士子亹亹以從吾教亦澄源之道也

興社學

臣聞天下之人未有無所屬者也夫人含心知之性有血氣之欲好惡殊方喜怒不常惟其便而趨之若鹿挻

於原四方無擇也是以聖人患之設為法制驅天下之人皆入於其內農耕於野工作於肆商居於市士修於學無有一人出於法制之外者故能使之各得其職而不為亂然四者之中所謂士者又皆聰明知慧之人其為心甚廣而其所業又可以得高爵厚祿其為利甚鉅以甚廣之心而覬乎甚鉅之利則其亂將益甚是以聖人患之綢繆於黨遂之間而固縛於閭巷之際當其少也已教之於里塾以厚其基而其秀也乃升之於庠序

以成其徳自少至長莫不皆有所屬葢其所以防之者甚備而所以養之者甚周也我太祖皇帝於投戈息馬之秋即弘稽古右文之治自國都外天下府州縣社皆立學焉斌斌乎與三代比隆矣然府州縣學文雖虛而不廢社學法中廢而不行正統初復責督學憲臣著為令臣以為令即使有賢督學守令法皆見之於行事皆出之於實亦不過一二學究率三五豎子誦篇章句讀之言習拜揖唯諾之節而已其稍學文業舉者即哃然

恥與其列故天下之人猶有無所屬者謂此也夫人方
齠齓則機未動既長則習已成惟離齠將長之時正欲動
情勝之日是故易著童牛之訓禮垂執駒之文言制之
難也令以欲動情勝之年又重以科舉文字之習下不
聞父師少師之誨而應對進退之儀已荒上未列祭菜
鼓篋之儔而紛華盛麗之心先靡蕩乎其無歸飄乎其
欲奔此孔子所以惡速成而詩人所以戒突弁也公羊
註曰十月事訖父老教於校室八歲學小學十五歲學

大學其有秀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者移於庠由此言之小學大學皆里塾之所教也今之學雖去古遠甚即而求之所謂篇章句讀者其亦準小學乎所謂學文業舉者既已做脩已治人之説矣其亦準大學乎臣欲督學責令守令度里社多寡遠近修建社學幾區擇諸生經明行修可應特科者為師驅前二者屬之雖彼各安其居各便其師不可強要朔望於此行禮而受説焉應對進退之間既得以董其不度紛華盛麗之心亦得以

潛消默化知乎朝廷立教之意與乎聖賢為學之方有不專於科舉者選補弟子取而擇之不屬社學者不試守令亦時勸勉使之有所興起自少至長皆有所屬而庠序之教亦將有所易行不然則其父兄師長固亦有以臨之然不過利祿之媒未知朝廷之意欲以重責之也而不能有所觀感且夫天下之法未嘗不善而每患乎人之不行行之不盡其意今法學官弟子取諸社學則豈謂句讀豎子哉故夫國家之法誠能盡行之即三

代何加焉而每患其不能也

石洞集卷一